联合国 S/PV.8593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五九三次会议

2019年8月7日星期三上午10时1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弗罗内茨卡女士	（波兰）
	比利时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伊波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塞达诺夫人
	赤道几内亚	梅莱·科利法夫人
	法国	盖冈夫人
	德国	舒尔茨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杜克洛先生
	俄罗斯联邦	波利扬斯基先生
	南非	马特基拉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科恩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19-24738 (C)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叙利亚光明未来的哈拉博士以及寻求自由家庭组织的阿米娜·库拉尼女士。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迪卡洛女士发言。

迪卡洛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就叙利亚被拘留者、被绑架者以及失踪人员这一重要问题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我谨欢迎哈拉博士和凯拉尼女士参加今天的通报。

今年6月，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第2474（2019）号决议。该决议确立了解决失踪人员问题与解决冲突之间的明确联系。许多叙利亚人在与我们交谈的时候，把第2474（2019）号决议视作一线希望之光。

鉴于仍旧无法进入叙利亚的拘留场所和接触被拘留者，联合国没有关于被拘留者、被绑架者或失踪者的正式统计数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自人权理事会和人权组织授权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自2011年冲突开始以来所记录和证实的叙述。

虽然联合国无法核实，但报告表明，迄今已有10万多人被拘留、绑架或失踪，这主要但不仅仅是由叙利亚政府实施的。许多家庭对他们亲人的命运一无所知。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被拘留者在没有正当程序或无法获得法律代理、不能见家人的情况下被拘留。联合国或国际观察员无法进入拘留地点。

医院或埋葬地点的记录是不公开的。一些家庭被迫支付巨额资金，希望获得信息，但往往徒劳无功。拘留中心的死亡继续发生，据称许多死亡是由于酷刑、疏忽或不人道的条件造成的。对于被拘留者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悲剧因难以获得死亡证书或遗体而加剧。即使他们获得了证书，真正的死因仍然不为人知。

除了直接受害之外，妇女也会在丈夫或男性亲属失踪时受到影响。叙利亚妇女可能失去合法权利，包括她们的住房权、土地权和财产权。如果她们不能解释丈夫或男性亲属的下落，并且没有法律文件或死亡证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妇女承担着支撑整个家庭的沉重负担。对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来说，这些挑战成倍增加。

调查委员会在其题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拘留：前进之路》的报告第12段中，记录了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如何，

> “在广泛和系统地拘留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被认为同情武装团体者的背景下，犯下灭绝、谋杀、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酷刑和监禁的罪行”。

政府拘留中心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和虐待的最突出证据或许就是一名叛逃军人偷运出叙利亚并于2014年公布的5万多张照片了。这些照片显示近7000具尸体带有酷刑痕迹。在政府重新控制以前由武装团体控制的一些地区之后，联合国持续收到平民被任意拘留或失踪的报告，包括在所谓和解协议所覆盖的地区。人权组织报告了返回叙利亚的难民或返回原籍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被拘留和被迫失踪的案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调查表明，害怕被拘留是阻碍难民返回的因素之一。

这些虐待行为不仅限于政府部队。据调查委员会称，被安理会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沙姆解放组织”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与反对派有关联的武装团体也犯下了严重暴行。据称，他们在其控制下的各地建立了临时拘留场所，在那里关押着被俘的政府士兵、涉嫌与政府勾结的人或反对派武装团体的成员，这些人有时甚至被处决。人权组织的报告表明，目前控制阿夫林的武装反对派派别任意拘留、绑架平民，并对他们实施酷刑。叙利亚民主力量也实施了任意拘留，包括逮捕试图逃避强制征兵的男子。

叙利亚政府声称，被武装团体拘留的人数估计为16000人。然而，由于无法进入叙利亚的所有拘留中心，联合国无法核实此信息的准确性。无论实施者是谁，必须确保正义并对这些侵害行为追究责任。联合国还感到关切的是，数以千计的外国国民目前被拘留在霍尔营地，其中许多妇女和儿童是被指为伊黎伊斯兰国成员的家人。我们呼吁会员国确保根据国际法和标准让其国民回国，酌情对其采取起诉、康复或重返社会措施。

裴凯儒特使优先处理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的案件。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有意义的措施能够建立信任，推进政治进程。特使继续促进工作组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工作组成员包括联合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共和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是观察员。该工作组自2017年12月成立以来促成了四次拘留人员交换，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上周。虽然这是令人欢迎的进展，但迄今只有109人获释。规模不够，远不及问题的严重程度。

我们强调各方需要超越“一对一”交换。所有各方都应真正本着第2254（2015）号决议的精神采取单方面的释放措施。此外，工作组会议应定期举行，应更频繁。我敦促工作组在失踪人员问题上也采纳联合国提出的相关程序。我重申，联合国邀请工作组在日内瓦主办下一次会议。

安理会第2139（2014）、2254（2015）和2165（2014）号决议呼吁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呼吁必须得到重视，能够对叙利亚冲突各方施加影响的各国尤其需要响应这一呼吁。联合国随时准备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单方面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或绑架的人，最紧迫的是释放妇女、儿童、病人和老人。冲突各方必须收集、保护并管理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的所有相关数据和文件，并与红十字委员会建立一个机制，与特使办公室协调管理这些信息。此外，各方必须向涉事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尽可能确认死者身份，并向亲属归还遗体。最后，他们应立即通过适当渠道提供一份拘留场所名单，并尽快安排中立的第三方前往上述场所。

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是实现和维护叙利亚长久和平的关键。在这方面，冲突各方必须与以下两方充分合作：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调查委员会。

最后，我重申秘书长的呼吁，即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迪卡洛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哈拉医生发言。

哈拉医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邀请我和我的同事阿米娜·胡拉尼女士今天在这里发言。

我叫哈拉。我是一名医生，也是“家庭争取自由”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该运动为叙利亚被拘留者争取自由和正义。我丈夫被拘留后，我于2011年底离开叙利亚。他后来被释放，但我的兄弟、公公，还有我的七个堂表兄弟和姐妹，在2013年被拘留，至今仍下落不明。我的许多医务同事也因帮助受伤的抗议者而被叙利亚政府拘留。其中一些人在拘留

期间被折磨至死。我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是为了纪念他们和几十万失踪、被谋杀的叙利亚人。

虽然在这里发言让我感到荣幸，但我不禁对会议厅内的人深感沮丧，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行动结束被拘留的叙利亚人及其家人的悲痛。叙利亚冲突已进入第八个年头，至少有10万人仍然下落不明，许多人遭受虐待、剥夺和酷刑。包括我的家庭在内的无数叙利亚人家庭需要知道他们的亲人发生了什么事，并且需要追究那些应对我们的痛苦负责的人的责任。

被拘留的叙利亚人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已被我的叙利亚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同事们以文件形式充分记录下来。自2011年以来，我亲自会见了几十名拘留和酷刑幸存者，并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同时提供了心理护理。叙利亚境内被拘留者面临身体虐待和性虐待、酷刑、饥饿和极其困难的生活条件。他们经常挤住在狭小黑暗的牢房里，有些人被迫在棺材大小的单独监禁室里生活数月。有时，被拘留者被关在有尸体的牢房里数天，结果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身体问题。女性被拘留者遭受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比率很高。

我的丈夫经常和我谈论他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使他深受创伤。他遭到例行殴打。他的牢房太小，以至于没有地方坐下。天气又冷又潮湿。他和他的狱友一天只能去一次洗手间。

作为有亲人被迫失踪的家庭，我们一直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不知道我们的亲属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国的母亲们每天冒着危险前往法院和拘留中心。她们站立几个小时等待答复。她们经常得不到任何新消息，只得心力憔悴地回家，但是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法院和拘留中心。每个家庭都想有一座坟墓来悼念他们的亲人——即使这一简单的权利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诉求的。

作为家庭，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今天在这里敦促安理会采取行动。安理会必须通过一项决议，向叙利亚政府和交战各方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立即公布所有被拘留者的名单及其目前的位置和状况，并立即停止酷刑和虐待。如果被拘留者死亡，死亡证明是不够的；必须向家属提交一份关于真正死因和埋葬地点的报告。

必须允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无条件地进入拘留设施。必须允许医疗组织检查被拘留者的健康状况，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必须允许被拘留者与其家人进行例行接触。该决议必须要求立即、单方面地释放那些被任意拘留的人。必须制定一个时间表，在一个国际独立机构的监督下，作为任何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查明和释放所有被拘留者。我们不接受用军方之间安排的换俘来替代叙利亚拘留危机的真正解决办法。必须废除特别法庭，特别是战地法庭、战争法庭及反恐法庭，并保证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公平审判。

当人们仍在遭受酷刑和被处决时，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的叙利亚。不对有关我们的亲人下落问题作出答复，我们就无法继续前行。如果安理会未能满足我在此提出的诉求，它将再次使叙利亚人民失望，我们将追究安理会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哈拉博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凯拉尼女士发言。

凯拉尼女士（*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我感谢你邀请我今天在这里发言。我的名字叫阿米娜·凯拉尼，我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个叙利亚人家庭的故事，他们忍受着亲人被抓走并消失在残酷的地牢里的痛苦。

八年前，我的三个兄弟被叙利亚政权带走。他们唯一的罪行是和平抗议，要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叙利亚——全国数百万人的共同愿景。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都希望，我的兄弟们有一天会被释放。但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当遭到谋杀和酷刑的被拘留者的照片被叛逃士兵凯撒泄露出来时，

我看到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我哥哥穆罕穆德的尸体照片。穆罕穆德不仅是我的兄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亲近的人。他失踪时，他的妻子正怀孕。他从未有机会见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永远没有机会认识他的父亲。

去年7月，叙利亚政权开始发布在其监狱中死亡的人的死亡通知。在得知穆罕穆德死亡四年后，我获悉我的另外两个兄弟Majd和Abdulsattar也在拘留期间被杀害。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种感觉。我的希望再次破灭。我无法停止想象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是如何忍受痛苦的。据我们从该政权收到的死亡通知称，他俩均于2013年1月15日同一天、同一分钟被判处死刑。

我本人在因从事和平活动被空军情报部门逮捕后，被监禁了六个月。我丈夫被拘留了两年半。我们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但其他许多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今天，我是寻求自由家庭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是一个由妇女领导的运动，于2017年由亲人被拘留和失踪的家庭发起。我们团体中的妇女有着不同背景，但我们团结一致地履行一个使命：要求制止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罪，要求为失踪者及其家人伸张正义，确保追究那些应对其痛苦负责的人的责任。

当我今天在安理会发言时，大约有10万名叙利亚男子、妇女和儿童仍然下落不明。大多数人被叙利亚政权拘留，但武装反对派团体和极端主义团体，如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也犯有拘留和失踪罪。被拘留的人可能生病、受伤或死亡。许多被拘留者每天都忍受野蛮的酷刑。有些被拘留者可能被安排处决。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会受到公平审判。如果安理会选择今天采取行动，它就可以拯救他们的生命。

就在我今天在这里发言的时候，叙利亚境内的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案件正在上升。我告诉安理会成员的并非新情况。他们无疑已看到凯撒的照片，并看过叙利亚境内各国际组织发布的关于叙利亚境内强迫失踪危机和残酷的酷刑做法的报告。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失踪事件，包括试图返回叙利亚的人失踪事件一直到今天持续发生。

安全理事会完全辜负了被拘留的叙利亚人及其家人。安理会有责任保护叙利亚人免遭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和其他相关机构所断定的系统地违反国际法，杀害、非法拘留其本国公民并对其实施酷刑的制度之害。安理会让否决权和借口阻碍自己采取正确和公正的做法。安理会有责任设法结束有罪不罚并制止这种罪行。

因此今天，我请求安理会成员，为了失去亲人的叙利亚家庭，将叙利亚的拘留和强迫失踪问题作为优先事项，通过一项新决议，不仅向叙利亚政权，而且向武装反对派团体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供所有被拘留者的姓名和下落，并允许人道主义组织探访拘留中心，特别是塞德纳亚军事监狱。我们还呼吁安理会敦促打败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和叙利亚民主力量公布因伊斯兰国而失踪的人的命运，给他们的亲属一个答复，让被处决或折磨致死的人的亲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埋葬地点，并适当悼念他们。

几十年来，我国深受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罪行的困扰，在过去八年中尤甚。这种罪行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永久粉碎其希望。走向可持续和平与正义的第一步是揭露真相，结束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释放数千名被任意拘留和剥夺自由的平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库乌兰尼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科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我热烈欢迎哈拉博士和阿米纳·库乌兰尼女士。我感谢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们赞扬他们的非凡勇气，勇敢讲述在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军事和情报指挥官的指挥下，他们、他们的家人和叙利亚同胞遭受的虐待。

叙利亚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问题是叙利亚冲突中的一大悲剧。2011年，当和平抗议者走上大马士革街头寻求有限的政治改革和增加社会自由时，叙利亚人也希望结束叙利亚情报机构实施酷刑和任意逮捕的恐怖行为。几乎没有叙利亚人未受到过这种系统性做法的影响。2013年8月，一名代号为凯撒的叛逃者从叙利亚偷带了5.3万多张照片，涉及6700多名在被叙利亚政权关押期间死亡的酷刑受害者。这些照片已经得到独立核实，是阿萨德监狱中存在系统性酷刑的确凿证据。

我们一再听到叙利亚平民表示，在考虑逃离叙利亚的人返回的前景和政治解决的愿景时，在阿萨德手中失踪的人的命运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叙利亚人有权知道他们的家庭成员经历的真相，为他们遭受的一切寻回正义，并保证他们和未来的叙利亚人可以不再生活在被自己的政府任意拘留、施以酷刑或强迫失踪的恐惧之中。我们今天召开这次会议正是为此。

提高透明度和政权监狱的准入，确保被政权任意拘留的叙利亚平民获得释放，既是人道主义需要，也是政治上的当务之急。被拘留者问题是核心问题。第2254（2015）号决议呼吁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若不能扭转这些可恶的做法，不能保证对应当负责的政权官员追究责任，叙利亚就不可能有政治解决，也不可能实现稳定。

除了我们的发言者和数千名勇敢地公开反对该政权的其他叙利亚人提供的感人证词，以及我们提到的照片之外，还有详尽的研究数据可以证明在该政权监狱中对无辜平民所犯罪行的规模和严重性。正是由于凯撒、哈拉博士和阿米纳·库乌兰尼女士等叙利亚人勇敢无畏地站出来，才使阿萨德政权压制异议和隐瞒罪行的努力归于失败。

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文件记录小组估计，多达21.5万人，包括3.5万名良心犯被拘留，其中绝大多数被该政权拘留。包括177名儿童在内的1.4万人因酷刑被杀害。叙利亚政权目前拘留了近12.8万人，包括医生、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妇女儿童等其他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和其他著名组织广泛记录了这些数据。

我们已看到关于具体拘留中心的报告，例如军事情报处第215、227、235和251处；Mezzeh军用机场空军情报调查处；Sednaya监狱，以及对这些拘留中心的谋杀、强奸、酷刑和其他虐待负有责任的一些政权高级官员的姓名。在这些做法结束之前，我们无法达成第2254（2015）号决议所述的政治解决方案。

因此，今天，美国呼吁立即单方面释放被关押在阿萨德政权监狱的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努力为执行第2254（2015）号决议铺平道路。这是一项可实现的建立信任措施，将有助于推动彼得森特使重启政治进程，并促进阿萨德政权和叙利亚反对派彼此合作。

在这项努力中，我们还敦促阿萨德政权允许联合国和其他公正独立的国际实体立即进入叙利亚拘留中心，特别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等实体的众多可信报告记录了曾发生酷刑和虐待的拘留中心。联合国进入这些设施对于确保该政权的拘留设施条件符合适当的国际法律标准至关重要。

我们只要求阿萨德政权遵守自身法律，履行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加快释放被任意或非法拘留者，包括因政治信仰而被拘留者。《叙利亚宪法》禁止任意拘留、使用酷刑和侮辱，要求国家告知被监禁者逮捕原因，并保证被监禁者能够获得法律顾问、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

美国赞赏彼得森特使继续推动在被拘留者档案问题上取得进展。各平行轨道迄今尚未取得具体成果，现在应将关于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档案的所有工作集中到特使日内瓦办公室，并在安理会关于叙

利亚问题的每月会议上定期汇报第2254（2015）号决议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

不幸的是，阿斯塔纳担保国主持下关于释放被拘留者的谈判侧重于该国政权和叙利亚武装反对派部队之间一对一的囚犯交换。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成千上万叙利亚平民的困境，他们代表了被该国政权关押的绝大多数人。甚至这些努力也遭到破坏，因为在过去一年里，该政权拘留了数百名前作战人员，这些前作战人员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斡旋制订的所谓和解协议。我们要求我们的俄罗斯合作伙伴代表阿斯塔纳担保国，在联合国彼得森特使的领导下，巩固其工作组的努力，并重申致力于就释放受害者进行谈判，施压制止该国政权的拘留做法，并大力支持真相和问责机制。

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叙利亚被拘留者问题上的进展对于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取得成功都至关重要。为了显示重振政治进程的诚意，我们强烈敦促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采取我概述的具体步骤解决这一问题。对于阿米娜·库乌兰尼、哈拉博士和数十万受阿萨德政权任意拘留、酷刑、失踪和杀戮行为影响的叙利亚人，美国支持他们追求正义，并将不遗余力地制止阿萨德政权的酷刑。叙利亚人民不应再遭受苦难，他们应该获得正义，有机会过上和平生活。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叙利亚政权使用酷刑、任意逮捕和羁押以及强迫失踪的做法在2011年起义之前早已有之。这些暴行是该国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消除各种形式的反对，它们在八年的冲突期间达到空前的规模，受到安全部队广泛和系统的使用。我们今天听到的证词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受害的人包括政治对手、和平活动分子、知识分子、艺术人士以及普通叙利亚人，他们成为这些无情做法的受害者。解决被羁押者和失踪人员的问题与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密不可分，因为后者的核心是人权遭到大肆侵犯而引发危机。因此，安全理事会继续处理该问题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谨强调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真相。各种行为体在叙利亚境内大肆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信息必须公之于众。在这方面，法国赞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宝贵贡献，委员会公正独立的报告揭示了叙利亚悲剧的实情。我们尤其欢迎已发布并在11月份的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上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关于拘留问题的报告。安理会必须继续听取对该问题的定期通报。这是法国、联合王国以及美国在9月份高级别周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当着“家庭呼唤自由”组织和其它叙利亚非政府组织的面，联合发表声明的主旨。

第二个要点是公正。该国政权所犯的罪行绝不能继续不受惩罚。这些犯罪的证据将不会消失。大会设立的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将确保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是，各会员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要与该机制合作。为确保为受害者、包括任意羁押、强迫失踪以及酷刑的受害者伸张正义，打算把这些证据呈交国内或国际主管法庭。由于递送给法国法院的“凯撒文件”，其中包含成千上万饥饿和受到酷刑折磨的被羁押者身体的照片，法国的一名预审法官向叙利亚压迫政权的三名高官发出国际逮捕令。他们被控酷刑、强迫失踪以及危害人类罪。

这是打击有罪不罚的一个根本步骤，同时我也回顾批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对于打击这种犯罪不受惩罚现象的重要性。我还重申，大马士革政权签发的死亡证书既不免除其确保伸张正义的义务，也不是受害者家属和亲人为适当哀悼而期待的有尊严的答复。他们有权了解真相。

第三个要点是民众的安全。不在实地为平民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叙利亚局势就无法恢复正常，这是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任何可信办法的前提，也是叙利亚人、包括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期望。我们指出，该国政权的这种系统性做法对成千上万民众离开叙利亚负有责任，并且继续使这些人无法返回。营造一个安全和中立的环境首先意味着该国政

权改变行为方式。这将需要停止这些做法，准许中立方立即不受阻碍地进入所有拘留中心。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从2011年起一直明文要求这一点。

考虑到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现象的规模，显然，要在该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将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被羁押的人员。法国呼吁叙利亚政权的盟友向其施压，以使其就范。这是特使正确指出的一项简单的建立信任措施。处理该问题必须在其调解的框架内，通过日内瓦由联合国牵头的讨论，顾及问题的全局，而不只是某些类别的被羁押者或者交换有限数量的囚犯。

叙利亚悲剧的核心是一种无名的残暴。恢复数千名被任意羁押的囚犯的自由，重新为所有人在叙利亚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创造条件，不只是道义义务，也是政治必需。众所周知，除非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正义得到伸张，达成可信的政治解决，否则叙利亚将不会有持久和包容的和平。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和Amina Khoulani女士以及Hala博士与我们分享感人的故事。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蒙受损失，遭受命运的沉重打击，是成千上万亲人死于叙利亚监狱、或者其命运或下落依然不明的其它叙利亚家庭的代表。

我们欣见，彼得森特使把被羁押和绑架者以及失踪人员问题上的具体行动作为其五个优先事项之一。我们支持他的努力及其与叙利亚各方和各有关国家接触。我们希望，他的努力将很快带来在该问题上有意义的具体进展。我们赞同他的评估意见，即：在该问题上取得进展是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第2254（2015）号决议非常明确。它呼吁各方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羁押的人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但是，今天关于叙利亚境内被羁押者和失踪人员的会议提醒我们，冲突开始八年、也是“凯撒文件”图片发表五年之后，叙利亚监狱的状况依然无法忍受。例如，据叙利亚人权网络称，至少有14万人仍遭到叙利亚主要冲突方的羁押，或者已经失踪。必须指出的是，据报，叙利亚政权的军队占其中约90%。1.4万多人据称死于酷刑。这种残忍的做法仍在继续。据叙利亚人权网络的估计，约1 700人遭到任意逮捕，仅今年就有140多人在叙利亚政权的监狱中死于酷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称，叙利亚政权的这种大批逮捕与强迫失踪的系统做法是大肆和系统性攻击平民的行为。

叙利亚政权继续任意逮捕成千上万无辜的叙利亚人，只因为他们敢于行使自己的表达自由。该政权折磨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致其死亡，只因为他们敢于提出对叙利亚政治改革与自由的要求。我们所说的是普通民众和有参与精神的公民，称这些人为恐怖分子从而为逮捕和折磨他们编造借口是令人震惊和极其恶毒的。

被羁押者在叙利亚政权的监狱中所遭受的罪行被广泛记录在案。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恰当地称这些罪行为战争罪。叙利亚监狱中任意逮捕、酷刑、性暴力、强迫失踪以及处决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我们欢迎叙利亚冲突中拘留与绑架问题阿斯塔纳工作组的调解促成四次交换囚犯，但是，鉴于估计被羁押和失踪的叙利亚人数众多，这些对等的低层交换显然是不够的。考虑到被叙利亚政权羁押的人占大多数，该国政权坚持进行对等交换是不能接受的。

叙利亚政权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和任意扣留的人员。它必须同意查明和释放所有被羁押人员的时间表。至关重要的是，叙利亚政权要发布所有被羁押者的完整名单，告知数以万计的失踪人员家属其亲人的下落。

正如我们今天上午在通报会上所听到的那样，该国政权同时签发了数千份被羁押者和失踪人员的死亡通知，把心脏停跳或中风列为死因。被羁押在同一设施的一群人死亡日期相同，疑似可能是即决处决。这必须予以进一步调查。

叙利亚政权还应向家属提供关于所有已故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的埋葬地点。甚至不允许家人哀悼，不让他们知道亲人的下落，这只会使该政权在其监狱中所犯下的可憎罪行更加严重。

必须调查叙利亚冲突期间各方犯下的罪行和暴行，包括在叙利亚监狱中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谋杀、酷刑和性暴力，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如果不追究罪责，叙利亚的民族和解与持久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已成为叙利亚境内所犯罪行的信息和证据的中央储存库。因此，它在起诉叙利亚冲突期间犯下的罪行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并追究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最终实现民族和解与可持续和平。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罗斯玛丽 •迪卡洛女士所作的宝贵通报。我还要感谢哈拉博士和阿米娜•凯拉尼女士与会，感谢他们感人的证词，这些证词揭示了数以千计的叙利亚家庭的极大痛苦，他们不知道亲人的下落，不知道是被拘留、失踪还是被绑架。

叙利亚冲突已有九年，关于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的下落问题浮出水面。据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称，叙利亚仍有数千名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下落不明。鉴于这一人道主义问题的长期影响，科威特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呼吁召开这次会议。

让我们记住，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安全理事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若干决议，特别是第2254（2015）号、第2401（2018）号和第2449（2018）号决议要求释放被拘留者。这一问题的进展将推动政治轨道前行，并将是各方之间许多建立信任措施之一。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支持裴凯儒特使，并注意到阿斯塔纳工作组所作的努力。我们欢迎在该机制内就交换被拘留者和囚犯达成的任何协议，我们呼吁加紧努力，加快释放更多的被拘留者和囚犯。

今年，我们纪念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七十周年，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一项决议通过二十周年。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言行符合为解决被拘留者、失踪人员和战俘问题而通过的决议所载的各项原则和标准。因此，作为安理会，我们的要求必须符合这些决议，我们必须以明确、透明的方式根据其人道主义背景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想强调以下要求。

首先，我们呼吁叙利亚当局和冲突各方立即停止监狱和拘留中心的一切不人道做法，这些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此，独立国际各方发表的一些报告已予以确认。

第二，我们呼吁释放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和残疾人。

第三，我们呼吁允许家庭与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合作，查明其亲人的命运和下落，并允许他们探望亲人。

第四，我们呼吁向被拘留者提供保健、食品、水和所有基本必需品。

第五，我们敦促叙利亚冲突各方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不加歧视地找到据报失踪的人员，同时建立适当渠道与其家人沟通。

第六，我们呼吁冲突各方，特别是叙利亚当局，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报告死者人数并确定他们的身份，同时确定他们的埋葬地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的遗体归还给他们的家人。

我们呼吁追究那些对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负责者的责任，这些罪行与国际法背道而驰。我们强调，必须避免2011年以来在叙利亚危机中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不受惩罚。我们再次强调，若无正义，叙利亚的持久、全面和平不可能实现。

鉴于我们在1990年的痛苦经历，我们太熟悉与被拘留者、囚犯和失踪人员问题有关的人类和社会苦难。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例如，

伊拉克-科威特联合努力继续寻找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的遗骸，无论他们是科威特人还是第三国民，即使他们失踪已有30年。我们强调，必须确保与所有相关各方密切合作，并与包括红十字委员会在内的国际机制进行协调，红十字委员会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第2474（2019）号决议。这个问题确实是隐藏于所有冲突中的悲剧。该决议必须转化为行动，其各项规定必须在包括叙利亚冲突在内的所有冲突地区得到执行。

最后，我们呼吁叙利亚各方与特使裴凯儒先生及其团队合作，确保在释放被拘留者和确定在叙利亚失踪人员的下落方面取得进展。这将是双方之间建立信任措施的一部分，作为特使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和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恢复叙利亚政治进程的努力的一部分。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副秘书长和民间社会的两位通报者。

我们和其他发言者一样，欢迎安全理事会现在就这个拖延已久的议题举行辩论。值得回顾的是，叙利亚政权任意拘留平民是2011年引发抗议的因素之一。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八年多之后，这种压迫性做法仍然在进行。自冲突开始以来，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人被当局在拘留中心拘留、拷打，遭受性暴力，被杀害。这并不是要淡化达伊沙的所作所为。我们同意，对那些为达伊沙犯下骇人听闻罪行的人，也需要绳之以法。不过，今天的辩论是关于政府对自己人民的迫害。

今年，在等待多年之后，数千个家庭被告知，他们的亲人死在了拘留中心，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追责。还有更多的人仍在等待知道他们的亲人是死是活，这是难以置信的残酷。其他发言者提到了第2474（2019）号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必须告知家属他们亲人的下落。

因此，我谨响应美国代表今天的呼吁，要求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这是相当重大的一步。尽快实现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的。这是任何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我想回顾民间社会通报人呼吁叙利亚当局立即采取的一项步骤：同意联合国和调查委员会进入拘留设施，同意提供所有被拘留者的名单及其位置。这是很简单的步骤。我期待叙利亚代表承诺将这些请求转达给他的政府，主席女士，我也建议他让你代表安全理事会，在本周得到叙利亚政府的确认，保证提供这些名单。我要再加上一项内容，即获准进入埋葬地。

联合王国是人权理事会关于叙利亚的决议的执笔方。我们将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继续呼吁释放被拘留者，呼吁让独立监测员获准进入拘留设施。我还想借此机会向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不断记录侵害和虐待行为的勇敢记者和非政府组织致敬。

一些人提到特使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也支持他的所有努力。我们欢迎土耳其和俄罗斯继续推动政府和反对派武装团体交换囚犯，包括已在8月1日阿斯塔纳会议前释放囚犯。然而，这和安理会在各项决议中要求的大规模释放被任意拘留者完全不同。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一点更宏观的内容。为被拘留者的家人伸张正义不仅是正确的、道德的，而且如果我们要解决叙利亚冲突的驱动因素和根源，这也是必要的。一个可信的、实质性的、真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必须要处理政治犯问题。所有叙利亚公民都必须能够生活在无需害怕任意逮捕、酷刑和处决的环境中。正如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多次表示，如果叙利亚不能解决导致2011年最初冲突的问题，它就没有希望实现国内恢复和重建，也没有希望重新融入国际社会。

伊波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科特迪瓦欢迎举行本次通报会，讨论强迫失踪受害者或

拘留条件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被拘留人员的问题，尤其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这个问题。我们祝贺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民间社会成员哈拉医生和阿米纳·胡拉尼女士作了全面的通报。

我国认为，鉴于就被拘留者或失踪人员的困境制定适当对策是解决危机和建设和平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在没有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制定适当对策的情况下，被拘留者或失踪人员的状况助长了怨恨情绪，因此阻碍了一切危机后进程和建设和平进程。它因此携带着使冲突死灰复燃的火种。所以在当前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和平努力中，似乎有必要考虑到这一重要层面。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业务与宣传事务主任蕾娜·盖拉尼女士的说法，即使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已收到约10000份关于失踪人员信息的请求。这些数字要求安理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行动，为这个让原本就令人担忧的人道主义状况雪上加霜的问题提供适当解答。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敦促安理会进一步推动执行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第2474（2019）号决议的相关规定。考虑到冲突期间被拘留或失踪人员的问题，该决议是在规范框架和具体措施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它旨在

> “有助于武装冲突各方之间建立信任的进程，加快和平谈判和解决、过渡期正义进程、和解、建设和平以及保持和平的步伐”（第2474（2019）号决议，第16段）。

我国还认为，关于冲突期间被拘留和失踪人员命运的国际法应适用于叙利亚所有交战方。因此，叙利亚政府和反叛团体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保护平民，还要确保被拘留者受到有尊严的待遇，并严格遵守这方面的国际标准。同样，它们有责任充分促进调查，确定失踪人员身份并查明其下落。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登记被拘留者，适当培训武装部队，为包括武装部队成员在内的有关各方制作和分发适当的身份识别工具，以及建立坟墓登记服务和死亡登记册，将有助于更好地管理被拘留者或失踪人员的状况。

我国欢迎根据阿斯塔纳进程规定的释放被拘留者/被绑架者、移交尸体和确认失踪人员工作组的第四个项目，于7月31日在叙利亚对等释放一些被拘留者。这一行动旨在加强冲突各方之间的信任，是对2018年11月24日、2019年2月12日和4月22日头几次交换被拘留者的补充。因此，我国代表团鼓励有关各方采取这些举措，这样一来，家人就能悼念死者，并为叙利亚恢复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最后，科特迪瓦敦促叙利亚交战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在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的命运方面。我们还呼吁他们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的相关规定，停止敌对行动，优先考虑政治解决。

塞达诺夫人（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重申多米尼加共和国致力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全面、可信和包容的政治进程，这将彻底为该国的可持续和平打开大门。

我们感谢今天的通报，包括迪卡洛女士的通报，这些通报证实，当我们考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未来，就必须处理该国冲突造成的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问题。除了人道主义层面，我们认为建立民众对政治进程的信任至关重要，因为冲突后的家庭团聚会触及社会最深层的肌理。首先最重要的是，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冲突各方有义务确保被拘留者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尊严。在此背景下，我们要强调几点。

首先，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所有任意拘留行为。防止敌对行动或任何逮捕导致的失踪也是双方的基本义务。必须立即单方面释放被拘留者，尤其是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必须恢复他们所需的一切形式保护以及获得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机会。

作为保护平民人口的主要责任方，叙利亚政府首先必须制定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将使其能够在人

员失踪后立即查明他们的情况，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他们留下的家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不确定感和脆弱性。

第二，叙利亚政府必须促进公正和独立确定成千上万叙利亚人在被拘留或绑架后是因为何种原因、在何种情况下丧生的，包括让他们的家人能够获得这些调查的结果，包括体面地处理他们的遗体。我们认为，家庭和民间社会组织能够并且应当在这些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维护这一进程的公信力，这项工作无疑需要数年时间。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失踪者家属一样，真诚希望了解他们亲人下落的真实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权利。对这些家庭的心理、法律、经济和保护性支持对愈合与和解进程至关重要。如果不满足这些需求，不尊重被释放者及其家人的人权，其结果将是怨恨和排斥情绪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存在。

最后，我重申，在每一个个案中，一旦查明应对所犯侵权行为负责的人，这些人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愿望是实现可持续和平，就必须弥合数十万人的伤口。有罪不罚不是一个可行选择。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我也感谢阿米娜·胡拉尼女士和哈拉医生令人动容的现身说法。他们的勇气和奉献精神只会让我们感到鼓舞。

正如我们已多次强调过并将继续强调的那样，叙利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通过对话实现政治解决是实现稳定和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这种对话需要冲突各方之间的信任。因此，在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无望的情况下，建立这种信任仍然是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我们继续全力支持特使努力采取具体行动和建立信任措施，以求使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和失踪者受益。我们注意到，最近几个月进行了囚犯交换。然而，正如迪卡洛女士和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同事所强调的那样，前面的道路仍然漫长。

阿米娜·胡拉尼女士和哈拉博士刚刚代表数千名叙利亚人发出声音，这些人的亲人被任意拘留在非人条件之下，其中大多数被叙利亚政府拘留。他们也响应了成千上万叙利亚人的声音，这些人继续等待他们的至爱亲朋生还的迹象。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都规定了明确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每天都遭到违反。不遵守这些义务的行为不容再继续不予追究。

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我们已为此制定了工具。比利时继续支持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开展工作。

数万人被任意非法拘留。他们遭到拘禁，他们的人权、正当程序或会见律师或家人的权利都得不到尊重，身处非人条件之下，同时遭受酷刑、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冲突各方必须确保尊重被拘留者的尊严以及身心健康。

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利用其对冲突各方的影响力，推动被任意和非法拘留者获释。我们呼吁各方交换被其拘留者的信息。我们呼吁允许联合国自由和无条件进入所有拘留场所。受害者及其家人有权获得正义和赔偿，这也意味着为此目的叙利亚当局应向他们提供必要文件，包括填写妥当的死亡证明。

许多家庭生活在对亲人命运的不确定之中。失踪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影响是武装冲突最具破坏性和最持久的后果之一。我们相信，如果一个又一个家庭对他们亲人的命运完全一无所知，看不到获得赔偿的希望，同时容许对失踪负有责任的人有罪不罚的现象普遍存在，和解与和平努力就会受到威胁。我们重申安理会最近通过的第2474（2019）号

决议。家人有权获得信息，冲突各方必须尊重这一权利。

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被拘留、被绑架或据报失踪人员的命运要求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确定感和寻找答案可能会持续几代人，从而界定整个社区的历史，并有可能引发新的冲突。让我们播下实现公正、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种子，而不是播下不和谐的种子。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谨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哈拉医生和胡拉尼女士作情况通报，使我们对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印度尼西亚愿强调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同意，在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问题上取得进展确实很重要，可以向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印度尼西亚赞赏阿斯塔纳进程担保国下决心在相关工作组内推进其努力，联合国也是该工作组的成员。确实需要该工作组来建立叙利亚各方之间的信任和信心，我们希望，工作组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取得更切实的成果。

第二，由于这已经是一个复杂问题，印度尼西亚认为，我们应该真正改进正在进行的努力，同时不使局势复杂化。当然，我们也应避免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因为这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在这方面，在加强沟通和对话基础上采取建设性办法至关重要。

第三，印度尼西亚仍然认为，国际社会应加强努力，实现并支持叙人主导和叙人所有的政治进程，同时充分尊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我们将始终支持通过谈判和和平手段全面解决叙利亚问题。

同样，我谨回顾，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以及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定为各方规定了法律义务，当然，还需要每个国家都促进其公民的人权。

我们还注意到，迪卡洛副秘书长通报了裴凯儒特使为优先处理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状况所做的努力，以及工作组在这个问题上开展的活动。尽管工作组的工作仍然有限，但我们认为，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促进这一发展。

最后，也请允许我重申，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裴凯儒特使的任务授权，即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进程，并且带领各方在第2254（2015）号决议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通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事态发展。我们认真听取了叙利亚光明未来组织负责人哈拉博士和自由家庭组织的Amina Khoulani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们对西方同事发起召开今天的会议感到困惑不解。会议唤起的想法并不是十分积极。我们没有获得可靠信息，而是又一次听到了根据未经核实、带有极度偏见的叙利亚局势相关信息作出的猜测。这种信息的提供者一再说谎。我们认为，采取步骤加剧和扭曲叙利亚及其周边局势，是为了试图继续阻碍该国的政治解决进程。

我要坦率地说，我们对西方同事特别是美国同事的发言感到非常失望。由于美国和支持它的国家发起了今天关于这一议题的会议，我们期望它们最终向我们提供关于它们事实上占领的叙利亚领土局势的信息。是什么法律在管理叙利亚人民的生活？司法是如何实施的？这是个大问题。筹建大型武装团体和执法机构——甚至不能把它们称作执法机构——是为了谁的利益？有多少人被拘留或失踪？遗憾的是，今天这些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坦率地说，我们从人权组织获得的信息骇人听闻。我们一再指出，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政治化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我们又一次只听到对其中一方，即大马士革官方当局的指控，而彻头彻尾的恐怖分子——我要提醒安理会，他们在该国推行了公开处决和酷刑的做法——被说成是无辜受害者。我

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反过来，在言语和行动上帮助叙利亚从非常严重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顺便提一下，这场危机是由外部势力，包括那些现在对该国人道主义局势表示关切的一些国家助长和加剧的。尽管如此，行动不应煽起丑闻的火焰，而是应该不断加强政府机构和司法系统，帮助经济复苏，并修复该国人民之间破裂的关系。

我谨告知安理会，第十三次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模式国际会议于8月1日和2日在Nur-Sultan举行。安理会知道，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我们有一个运作顺利的拘留、绑架和失踪人员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代表以及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专家组成。该独特机制显示了它在恢复叙利亚各方之间信任方面的有效性。上周的7月31日，开展了第四次释放被拘留者的行动，并分批每次交换十四、五名囚犯。这样，由于阿斯塔纳工作组而得到释放的总人数超过了110人。2018年11月以及今年2月和4月也开展了类似行动。此外，必须重申，叙利亚当地交换囚犯是常见做法，这种交换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工作组也关注失踪人员问题。我们正在与联合国和红十字委员会的专家一道，制定程序和方式，汇编关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所认为的失踪人员的数据库，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重申，这些问题极其敏感。我们安全理事会的伙伴一定会理解，这个人道主义问题不应被公开，更不应该被政治化。我们深感关切的是，在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会起反作用，破坏冲突各方之间建立信任的非常复杂的进程。我们希望没有人对这样的负面发展感兴趣。我们还想请支持叙利亚武装反对派的西方同事帮助国际社会确定在东古塔、霍姆斯和叙利亚西南部被武装分子强行关押、目前据报失踪的数千人的下落。显然，不应向大马士革提出这些问题。

在座各位以及有关组织的代表都有机会熟悉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最新报告。地图显示了国内和国际两级开展人道主义活动的地点。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地区是地图上的一个空白点，这不是因为那里局势良好。相反，东北部已沦为废墟。根据我国军方提供的信息，仅6月和7月就发生了300多起恐怖主义行为。据西方非政府组织称，仅2019年第一季度，德尔祖尔省就有1200多人死于联盟的大规模空袭，其中大多数是平民。

鲁克班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仍然很复杂。然而，由于俄罗斯促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敌对各方实现和解中心以及叙利亚政府的努力，1.7万余人得以离开鲁克班。我们将继续与联合国合作，解决回返难民的问题，并确保他们拥有所需的一切。

阿尔霍尔营地的局势确实是灾难性的。营地一半的居民是妇女儿童。如果维持营地现状和传播圣战思想本身不是目的，那么现在是考虑将该领土移交给叙利亚控制，以解决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时候了。然而，目前我们的印象是，7.3万居民中有1.1万是外国公民的阿尔霍尔营地和大马士革控制范围以外的西北部监狱只是一个大集中营。

我们对Al-Tanf地区的局势也感到关切。关于所列领土，我们再次重申，根据《日内瓦四公约》，占领国对被占领土上的人民负有责任。

最后，我想停下来强调，尽管我们听取了美国同事关于叙利亚局势的人道主义和人权方面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长期在该国非法驻军的行为在叙利亚人或整个国际社会眼中是合法的。根据美国领导人相互矛盾的声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似乎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被击败，而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是美国宣布的在该地区驻军的最初目标。然而，美国继续驻军使我们认为，还存在其他不符合尊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目标。

俄罗斯方面将继续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叙利亚人克服困难，就政治解决、人道主义局势和冲突后复原达成政治协议。我们将同有关各方合作，在

国家层面和多边场合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呼吁所有善良的力量加入这些努力。

吴海涛先生（中国）：我感谢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报。我也听取了哈拉女士和库拉尼女士的发言。

联合国非常重视解决在叙利亚的被拘押者和失踪人员问题。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曾向安理会阐述他将着力实现的五个目标，其中第二点就推动在被拘押者、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问题上实现进展。一段时间以来，裴凯儒特使多方斡旋，同包括叙利亚政府在内的各方保持良好合作。中方支持裴凯儒特使同叙利亚各方继续开展对话、协商，鼓励各方通过换俘等措施建立互信。

安理会于今年6月一致通过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问题的第2474（2019）号决议。这个决议应该得到切实的执行。近日，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下有关工作组的努力推动下，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同时释放一部分俘虏，取得了积极进展。该工作组致力于推动叙利亚各方在释放战俘和被拘押或被劫持人员、交换死者遗体以及确认失踪人员身份等方面取得进展，是推进叙利亚各方增强互信的有效必要机制。中方支持该工作组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关切叙利亚整体人道局势，关心叙利亚人民的民生。多年冲突造成叙利亚人道需求巨大。经济制裁恶化了叙利亚人民的生活条件。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向叙利亚人民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支持叙利亚政府和人民的重建努力。

国际社会在叙利亚开展人道工作，应充分尊重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严格按照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道救援指导原则及相关国际法规定进行，恪守中立、公正和非政治原则，并同叙利亚政府加强沟通和协调。

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国际社会应共同支持联合国斡旋主渠道主要作用，支持裴凯儒特使根据“叙人所有、叙人主导”原则和安理会第2254（2015）号决议推进叙利亚政治进程。

叙利亚各方应从国家前途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在谈判中化解分歧，推进国家和解，逐步找到符合叙利亚实际、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政治解决方案。

国际社会应鼓励叙利亚各方都主动采取有助于和解的举措，不断增强互信。同时，应继续发挥好阿斯塔纳进程作用，为叙利亚各方充分对话、协商提供帮助。

杜克洛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赞赏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各位发言者富有启发性的通报。

首先，我们谨强调今天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议题，特别是严重人类苦难、经济影响和社会崩溃等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导致冲突局势中有人被拘押和失踪。就叙利亚而言，这一情况尤其严重。

我们必须记住，国际人道主义法为我们限制侵犯个人尊严，因而侵犯整个国际社会尊严的不可接受的做法提供强制性的起码依据。因此，秘鲁对任何触犯和践踏这一国际规范的做法都感到遗憾并给予谴责，因为这种做法只会阻碍和损害叙利亚和平。

因此，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将是一个姿态，表明人类有勇气处理叙利亚有关家庭和社会伤口并缓解其紧张局势。这还将有助于创造更好的谅解氛围，以推进政治对话、问责与和解进程。秘鲁赞扬阿斯塔纳小组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该小组正在取得可喜的成果，包括自2018年11月以来释放了数十名被拘押者。

然而，要处理这一严重而广泛的问题，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正如裴凯儒特使于4月份指出的那样，

> “在今后的释放行动中，在应该遵循的程序方面还有很大改进余地”（S/PV.8520，第3页）。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持续参加阿斯塔纳小组会议，在实地执行释放行动，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应有更准确的被拘押者或失踪人员情况的信息记录，这就要求建立更高效的数据收集、管理和保护系统，并要求各方进行更流畅的交换。这还要求制定并通过国家法律，以确保被拘押者在获释之前、期间和之后受到保护，并确保失踪人员家属的物质、心理和法律需求得到起码的满足。

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发挥主要作用，不论是藉通过一套最佳做法和技术标准，提供财政资源，还是藉一些国家能够对冲突各方施加的积极影响。应特别关注叙利亚失踪儿童情况，因为他们处境极为脆弱。

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至关重要的是，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应展现必要的政治意愿，注重更广泛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超越目前个别对等换俘计划，考虑同时释放人群。

最后，我强调，第2474（2019）号决议对于达到这些目的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再次抱着紧迫感解决叙利亚严峻局势，其受害者包括诸多无辜家庭。

梅莱·科利法夫人（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同前面各代表团一道对召开本次会议表示赞赏。我们还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女士、哈拉博士和阿米娜·库拉尼女士就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分享她们令人感动和遗憾的证词并通报情况。

尽管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局势仍然困难，但被拘押者和失踪人员问题必须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安全理事会对此必须继续进行有益的审议。应当回顾，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这个问题是五个优先目标之一，它不仅对于在冲突各方之间建立信任是必要的，而且还将缓解在邻国的数百万难民的紧张心情。这些难民缺乏关于据称被拘押或失踪的家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的下落和福祉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最近的各份报告立场鲜明，毫不含糊。虽然交战各方继续在全国各地任意拘留人员，但这种现象在政府控制区最为普遍。

在此情况下，各方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查明据报因敌对行动而失踪者的下落，并向其亲属提供它们所掌握的有关失踪者下落的所有信息。此外，我们回顾，第2254（2015）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敦促冲突各方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并呼吁叙利亚政府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法律上没有理由继续予以拘留的人。我们还认为，强迫失踪受害者家属有权了解失踪事件和受害者下落的真相，找回据称在拘留期间死亡或被处决的亲人的遗体。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赞扬“被拘留者、被绑架者、尸体移交和失踪人员身份查验问题工作组”在联合国参与下所做的工作，并鼓励他们不遗余力地确保尽可能多的人一道获释。有鉴于此，我们欢迎最近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内进行的换俘行动，而且与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也认为必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多次述及在叙利亚境内被逮捕或失踪的联合国相关机构、方案及基金人员的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各方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他们获释，并获准继续从事人道主义工作。

最后，我谨重申，如果不能紧急满足为叙利亚受害者和幸存者及其家人伸张正义这一需求，就无法在达成政治协议以及实现叙利亚的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因此，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支持采取各种举措，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建立国家赔偿机制，评估造成的伤害情况，听取申诉，对个人或社区给予适当赔偿，并在经济等方面采取其他适当的补救措施。

马特基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的通

报。我也感谢民间社会通报人——哈拉博士和库拉尼女士——今天上午的通报。

自联合国于1945年在残酷和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创立时起，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就不得不去了解并应对冲突造成的失踪和被拘留人员问题带来的各种挑战。今天，在这个冲突似乎无休无止的世界上，世界各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阿富汗、巴勒斯坦、西撒哈拉、哥伦比亚及世界其他动乱地区——普遍存在失踪和被拘留人员问题。

自数世纪前殖民者征服非洲人，开始奴隶贸易以来，许多非洲人殒命大西洋和印度洋。在我们非洲人作为奴隶第一次被迫离开非洲4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等待为那个年代的失踪人员全面追究责任。

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下落无法查明的长期影响不只涉及受害者自身，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那样，还会对受影响的家庭、朋友、社区和整个国家造成深远而持久的后果。在这方面，冲突各方，无论是占领国、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必须承认并尊重其法律和道德义务，确保在其边界、控制区或占领区内的民众得到保护，并保存被拘留者的详细档案。我们还谨强调，应当将遗体归还死者的家属，以便开始抚平创伤的进程。

根据我国民族和解的历史和经验，我谨强调，必须查明真相，伸张正义，并追究责任，这样才能巩固和平进程，对家属有所交代，并开启和解与融合进程。最终目标是，使所有人——受害者和国家——都享有长久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欢迎阿斯塔纳小组和联合国做出努力，促成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最近于7月31日在阿勒颇北部Abu Al-Zindeen进行的换俘行动。南非敦促各方同意增加换俘次数，并且改变以一换一的做法，以便冲突双方释放更多被拘留者。

为了继续增强这一积极势头，南非呼吁所有各方尽一切努力释放被拘留的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和残疾人，以此作为在冲突各方之间建立信任的善意姿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无限期拘留任何儿童。

同时，为了更好地接受本国社会和社区的问责，我们应做出各种努力，欢迎我们的国民从叙利亚难民和拘留中心返国，并让他们入境。这么做将有助于裴凯儒先生发挥作用，促进叙利亚冲突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政治对话、特别是关于被拘押和失踪人员问题的对话。

最后，我谨重申南非的立场，即，根据第2254（2015）号决议，在联合国的推动下，进行由叙利亚人主导和自主的包容性政治对话，是实现叙利亚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若要在失踪和被拘留人员问题上继续取得进展，就必须推进政治进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谨感谢罗斯玛丽·迪卡洛副秘书长的全面通报。我还谨感谢民间社会代表——哈拉博士和阿米娜·库拉尼女士——今天作了有价值的通报。

波兰将继续支持旨在建立一个和平、主权、民主、独立和完整的叙利亚的一切努力。然而，仅仅坚定支持联合国所主导日内瓦进程以及叙利亚问题特使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实际步骤，裴凯儒特使在今年早些时候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五点计划（见S/PV.8475）中已表明这些步骤。在这一框架内，叙利亚存在着被拘留者、包括被绑架者和失踪人员的极其重要问题。

八年的战争给这个曾经和平的国家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数以千计的人仍然被任意拘留，许多人受到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酷刑和强暴。与此同时，仍有数千人失踪，其亲属得不到任何有关其命运的信息。

波兰呼吁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这方面的进展将有助于提高各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并将大大有助于在叙利亚实现

持久和平的努力。这是冲突各方之间建立信任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重要措施的话。关于这一特定问题的工作现在应作为优先事项予以展开，并迅速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我们坚信，这可能是促成谈判政治过渡进程的首要步骤之一。它要求冲突各方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带着诚意、充分和建设性地参与谈判。

最后，继续努力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包括在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问题上继续努力，仍然是推动政治进程的高度优先事项。这也是尊重各方都必须充分遵守的基本人权标准的问题。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法鲁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反对并谴责大家所看到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团的有系统的做法。这些做法利用安全理事会提供的会议厅来诋毁叙利亚政府。这些代表团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我国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这完全没有法律上、实际上也没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因为迄今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参与了对我国的直接军事侵略。这些国家政府窝藏了武装恐怖团体，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毁坏了他们的财产，绑架他们，致使他们流离失所，并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和财产。这些国家政府还对叙利亚人民实施了单方面的胁迫性经济措施。

这些国家政府有责任确保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它们对人权、人民福祉和国家主权并没有真正表现出兴趣。几个世纪来，这些国家政府一直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它们为了自己的议程而扭曲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目标。它们操纵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以实施一个持续不断的敌对的殖民化议程，使外国干涉合法化，并寻求以武力推翻合法政权，从而根据宗派和宗教界线破坏某些国家的稳定。这种行径的例子还很多，所有成员都知道。

我国政府原则上并不反对召开关于叙利亚局势，包括其所有方面的会议，因为此类会议的唯一目的是以透明、专业和真诚的方式交换意见和看法，以便协助我国，并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毫无例外地恢复所有叙利亚公民的安全与稳定以及繁荣。叙利亚公民已经精疲力竭，被强加于他们的九年恐怖主义战争所耗尽。

我呼吁安全理事会认真考虑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以及该区域其他国家在预算、努力和武器方面的支出，它们最终是为了伤害叙利亚、其土地、其人民及其政府，并清算与该国政府的新账和旧账。它们这样做致使叙利亚及其人民的生命、财富和未来面对风险。我们深感关切的是，这些国家政府在联合国工作的许多领域继续将其立场和政策强加于联合国一些公务员，以便最终挑起一场散布不实信息的运动，并歪曲叙利亚境内正在发生事情的真相。它们以可疑信息为依据进行运作，它们在其报告和发言中使用狡诈的措辞，以图误导国际舆论，并掩盖平民的苦难以及武装恐怖团体的恶行。在过去九年里，这些团体在其所控制地区将平民当作人盾。它们袭击了医院和学校，将它们变成军事设施和被绑架者的拘留中心。这些恐怖团体用仇恨的炸弹对平民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安全理事会仍然无法找到真正的手段，去解决叙利亚人民苦难的主要原因，即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政府，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政府的领导层对我国叙利亚采取敌对立场。这些国家政府拒绝打击困扰着叙利亚许多区域，特别是我国西北部的恐怖主义，以保护努斯拉阵线恐怖团体。还是这些国家政府支持武装恐怖团体把被绑架者从阿勒颇和拉塔基亚农村地区转移到土耳其。他们的命运仍然不明。这些恐怖团体还绑架了数千名平民，并将他们关进东古塔的Al-Tawba监狱。代表们还会记得恐怖分子控制该区域时所散发的录像。这些录像显示这些团体的残忍行为，他们用手铐铐住妇女和儿童，将她们扔进笼子

里、扔到街上，这一令人心碎的恐怖场景让人想起最黑暗奴隶制时代的最恶劣情形。

肆意忽略不提恐怖团体手中数千名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的命运及其家人遭遇的痛苦，再次证明我们所看到若干联合国机制和国家在处理人道主义问题时所采取的双重标准政策。解放东古塔和阿勒颇东部地区以及叙利亚许多其他区域之后收集到的信息表明，恐怖团体杀害了数千名叙利亚人，并将他们埋葬在万人坑里。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每个叙利亚村镇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些政府对其犯下了可耻的行为，它们支持宗教和极端恐怖分子，资助、武装恐怖分子并且为其提供政治和媒体报道，却佯称其为“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实际上，它们是恐怖主义团体，其中包括数千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有些人决意要利用召开无数次会议的做法，使安理会的议程不堪重负。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处理被拘留者和失踪人员问题，而完全不是利用人道主义问题玩弄政治花招。作为阿斯塔纳进程的一部分，我国已经设立了释放被拘留者/被绑架者、移交遗体和确认失踪人员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负责处理失踪人员——查明他们的下落——和释放被拘留者等问题。它还负责处理交换囚犯事项。我国政府正在建设性地处理这一问题，并认为该工作组也在建设性地运作。实际措施已经到位，最近的一项措施是上周在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办公室的参与下交换了囚犯。我们赞扬这项工作。有人出于不正当的目的利用这一人道主义问题，给该机制的工作和努力蒙上了阴影，无独有偶，这种做法使已经采取的积极措施也蒙上了阴影。

我们还要指出，民族和解倡议和叙利亚红新月会的努力已经取得成果，因而有可能就这一问题制定出重大措施。我们申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相关法律当局正在根据《宪法》以及民法和刑法规定的实质性规则和程序，包括刑事诉讼法，行使处理这一问题的特权和权限。

我国正在参加阿斯塔纳进程的保证国伊朗和俄罗斯作出的认真和坚定的努力，并并配合秘书长特使的工作，以期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叙利亚人自主和领导的政治进程。在叙利亚，我们致力于找到一个持久的叙利亚全国政治解决方案。我们致力于摧毁我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温床。我们还致力于清除所有外国占领军，他们的存在是对叙利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攻击。我们不会接受某些方面在安全理事会或叙利亚领土上实施的讹诈。

最后，在过去八年里，安全理事会听到了许多针对我国政府的挑衅性言论。在这些言论中，许多缺乏可信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所依据的是绝对不可靠的信息。我们看到的是有人企图提供虚假信息。我们希望，这八年已经过去，安理会能够采取客观的做法，听取一些家庭的证词，这些家庭的成员遭受了最严厉的酷刑，而呼吁召开本次会议的一些人却将这些酷刑的实施者称为“温和的武装反对派”，这一温和反对派竟然将被劫持人员活活投入烤炉。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当事方被邀请参加这些会议，他们与某些政府的情报部门关系密切，而这些国家政府支持并资助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最严重罪行的恐怖主义团体。

主席（*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代表要求作进一步发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很简短。我只想正式指出，安全理事会可以讨论它想讨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任何问题。叙利亚代表或许应该知道，有9个国家要求召开本次会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反对，因此这绝对是安理会应该讨论的有效议题，他发言时应该切实阐述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侮辱安理会。

听到交换囚犯，令人感兴趣，但我们也对被拘留者——被任意拘留的普通百姓——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今天上午，一些发言者、包括民间社会通报者谈到了这个问题。因此，我再次要求：我请叙

利亚当局提供一份被拘留者、被拘留地点和死者埋葬地点的清单。我还要求他们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拘留场所，如果调查委员会不能获得准许的话。

尽管叙利亚代表描述的是另一种世界的面貌，但叙利亚存在一场战争的原因是叙利亚政府正在攻击本国人民，这十分清楚，不容辩驳。摆脱这种情况的办法是与特使开展合作，确保推行可持续的和平进程，允许联合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平民，2012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努力争取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作进一步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法鲁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回应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今天的发言，这与她在以前讨论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所说的话如出一辙。我要再次重申，提出问题是有关各方的权利，只要其目的完全是在《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基础上达成严肃的解决办法，《宪章》和安理会决议都规定必须尊重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根除恐怖主义，结束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因此，我请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以及在我国叙利亚有非法军事存在的政府的代表通知安全理事会，他们将于何时结束在叙利亚领土上的侵略性非法军事存在和活动。我还要请他们告知安理会，他们打算何时结束强加给叙利亚人民的单方面胁迫性经济措施，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破坏重建进程以及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重返家园。我还希望他们通知安理会，他们打算何时结束对一个本应由叙利亚主导和拥有的政治进程的干涉，这个进程不应该受到任何外来干涉。最重要的是，我要请这些国家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它们对伊德利卜和叙利亚西北部其他地区的黎凡特解放组织和努斯拉阵线恐怖活动的立场。努斯拉阵线与由数千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等组成的其它恐怖主义团体一道，正在利用与土耳其接壤的过境点向叙利亚境内运送恐怖分子、武器和资金。

主席（*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很抱歉，但我不能让前面的一些发言不受质疑。

联合王国及其伙伴不支持恐怖主义。不论在哪里，我们只要看到恐怖主义，便给予打击。叙利亚代表的上一次发言十分无理，完全没有根据。我请他收回该发言。我们不支持恐怖分子。就这么简单。

关于其他涉及最后期限的问题，它们取决于叙利亚。当叙利亚有一个可行的政治进程时，由西方资金资助的叙利亚复原和重建就会开始。但是，在由联合国促成的可行政治进程出现之前，我们将无法开始重建。我们已经在安理会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前进道路掌握在叙利亚手中。我们今天就被拘押者问题所说的任何话都无悖于于叙利亚的主权、领土完整或统一。叙利亚人只想知道他们的家人在哪里。

我注意到，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去向叙利亚当局转达安理会的要求，即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信息，并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去探视这些被拘押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它没有践踏主权。其他人允许红十字委员会前往他们的国家去察看他们的拘押设施。我们只是在提出同样的要求。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坦率地说，我本不想再次发言，但在听了我的联合王国同事的两次发言之后，我不能不这样认为，那就是她想表明，对于她刚才提出的问题，安理会内存在一致意见，而她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代表的交流更像是检察官对被告人说话。我们认为这不能接受。

我们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她和她的西方同事尚未给予回答。如果我们要是像她正在试图做的那样，把本次会议变成庭审，那么应当受审的是那些实施外部干涉，结果造成该国现在这个样子的人。我请有关方面铭记这一点。

中午12时10分散会。